時代日報
中華民國卅六年八月十七日 第六九三號（今日一張半 售一千元）
時代書報出版社 編輯部 成都北路九七三號 電話三五二八七

世界知識
第十六卷第七期要目
何來「南北朝」？（時評） 喬宇
英國對歐政策剖視 梅碧華
美國在爭取時間（華盛頓通訊） 鍾辛
近代中外關係的第一階段（一） 胡繩
杜魯門主義的後果 Starobin
美國國務院七大政黨的新建築 S.K. 李正文譯
捷克共黨領袖哥特瓦爾德 史沫
世界形勢圖解（附現階段）
俄羅斯問題（六續） 朱育蓮繪
廣島兩週年（圖畫中的世界） 茅盾譯
世界知識社 上海河南中路八十二號 電話一八四八九

國訊 周刊
第四二六期要目
三次世界大戰問題
發行所 國訊書店 上海華龍路八十號 電話：八四八一七

蘇北局勢突緊張 鹽城被陷東台興化激戰

（本報綜合報導）蘇北局勢突告緊張，鹽城已被攻陷，縣長劉光沛，偕所屬各機關員工六百餘人，下落不明。興化縣長卜藎海，電省告急。梁裕及曾文蔚兩部，攻陷鹽城後，繼續進窺東台、興化、阜寧、漣水、沭陽。各地駐軍，準備迎擊。東台、興化城郊戰事正激烈進行中，電訊不通。

豫東皖北，大戰又起，睢縣、民權、寧陵、杞縣、柘城一帶，陳毅劉伯承兩部，此來彼往，各路國軍，正加緊防範，商邱方面，戰事最烈，車站曾一度被攻陷。豫北，兩封謝集大城外圍戰況仍烈，柳河謝集觀音堂一帶，開到陳劉二部共約三萬餘人，十五日晚竄陵入混戰狀態中，迄昨猶止，縣城仍由國軍固守，外圍戰事，已進入極度緊張階段。

荷方拒絕安理會調查 印尼各地激戰又起

荷蘭名作家說：『做一個荷蘭人，多麼丟臉啊！』

（路透社紐約成功湖十五日電）荷蘭代表克里芬斯告安全理事會稱：荷蘭政府準備接受由一委員團在印尼進行公正之調查並實行仲裁，但此委員團須不在安全理事會管轄之下，蓋荷蘭政府尚未承認安理會有干涉此事之權也，吾人雖贊成調查，但認安全理事會並無命令調查之權，不論印尼共和國之地位如何，人人均認荷蘭仍有在印尼之主權，荷蘭並不反對由一委員團調查，但認此一委員團，須為不經安全理事會所命令者。

（塔斯社海牙十五日電）荷蘭各報刊載巴達維亞與日惹消息，表明在印度尼西亞許多島嶼上軍事行動都在發展中，印度尼西亞公報稱：荷軍在蘇卡巫眉區進攻印度尼西亞軍。經過激戰後，荷軍攻佔布拉凡住民區。在姆本和克倫登附近，激戰正酣。荷蘭公報證實關於爪哇與蘇門答臘羣島上的戰訊。

民主派報紙評述這些戰訊稱：印度尼西亞原野上的戰爭，以新生力量繼續展開。「瓦爾海得」報指出：「正當安全理事會准許印度尼西亞代表參加討論衝突，並設法和平解決之際，史波爾將軍竟對共和國開始攻勢了。這次攻勢是向着目前為印度尼西亞軍控制的那片領土大規模進行的」。重砲，坦克和飛機，都已拋進這次戰鬥，攻勢在萬隆區域展開，目的在於要攻佔通往共和國首都去的路上的重要據點哈瓦爾。

荷蘭名作家，夫里斯，在『卡台登』雜誌中撰文，猛銳抨擊比爾政府在印度尼西亞發動戰爭。他寫道：『做一個荷蘭人，多麼丟臉啊！我們的鄰人，以憤惡而討厭的眼光望住我們，並且問我們為什麼要發動這次戰爭。全世界人士都譴責荷蘭。然而，我們人民並沒有罪過，殖民地戰爭，是由統治集團發動的。我們希望在我們人民中間能發現一種力量，足以制止殖民地戰爭的人，而從政治生活中把他們清算掉。荷蘭必須洗雪這種恥辱。』

廣東不靖

（聯合社廣州十六日電）粵省西南部匪患，已蔓延至北部新豐、英德、翁源、從化等縣。新豐羅縣長領導縣衛隊抵抗，受傷失蹤，殆已被匪綁架。粵漢路附近英德翁源匪衆約有三百人，商店多被搶劫，且於夜間襲擊村長辦公處。海盜活動範圍亦已擴展至珠江之蓮花山，行駛香港市橋間之汽船兩艘被劫，並綁去二人。

華萊士促汎美會議 反對軍備標準化

斥美政府圖控制拉丁美洲

（塔斯社紐約十三日電）美國前副總統華萊士，在『新共和雜誌』上發表一文，敦促拉丁美洲各國出席行將在里約熱內盧舉行的汎美會議的代表，反對杜魯門使西半球軍備標準化的實施方案。

華萊士問道：『汎美主義，不是在變為一種追隨美國到它所選定要去的地方的軍事冒險了嗎？』華萊士宣稱：他贊成在里約熱內盧的會議上應該簽訂互相防守條約的建議；但是，這并不就是統一軍備的軍事計劃，這樣的計劃將加強每一個反民主的政權。

華萊士抨擊美國政府企圖以美國武器武裝拉丁美洲，并為美國獲取領導地位。華萊士繼稱：『當然，沒有一個拉丁美洲的國家（除非它對獨裁政治有興趣），會贊同杜魯門主義的，這種主義乃是轉用於歐洲的門羅主義。當然，沒有一個拉丁美洲的國家，願意做美國兀鷹的軍事尾巴，當它翱翔於全世界表現驚人權力政治的時候。』

華萊士指出：拉丁美洲的自由主義者，很久以來，就反對門羅主義，因為他們看出：美國一再地利用這個主義作為單獨干預拉丁美洲國家內政的口實。這些自由主義者，目前理所當然地會因為美國統一所有拉丁美洲軍備的提案而感到驚愕。華萊士繼又引用前哥倫比亞總統桑托斯四月份在『美洲復興』雜誌上，所發表的一篇專文，桑托斯在這篇文章裏警告說：大量的軍備，不僅保全了拉丁美洲暴君們的政權，而且也意味着拉丁美洲經濟的破產。華萊士並敦促里約熱內盧大會，考慮智利代表所提出的美洲大陸的經濟問題。華萊士同意聖•克魯茲的意見，認為拉丁美洲各國的經濟還是原始的和半殖民地的。所以，他提議：里約熱內盧大會，必須討論增加工業化等緊急問題，並且指出這些問題，沒有一個是可以藉軍備來解決的。

華萊士在結語中寫道：『讓出席里約熱內盧大會的拉丁美洲各國代表了解：統一軍備，對於因為生活標準不夠而忍受傳染疾病的七千五百萬拉丁美洲人，是沒有幫助的；也不會撲滅百分之五十的文盲。讓他們說服：拉丁美洲不能負擔這種軍備的重負，如果美國有錢佈施，他們寧願要工具和機器，而不要大砲和軍火。』

南京美兵殺人案 美顧問團審訊中

（聯合社南京十六日電）美兵亞德立推華人兩名落水身死案正由美軍顧問團法庭審訊，該被告將承認過失殺人。倘法庭拒絕此種供詞，繼續依謀殺罪審訊，則可能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被告至少尚須出庭兩次，一次為自身辯護，另一次為另一美兵審房納辯證，然後提訊，案須至下星期一以後始能宣判。從初步審訊情形而觀，被告律師擬證明此案係亞德立醉後所犯。

英兩屬地要求自治

（塔斯社倫敦十五日電）尼日利亞（英屬西非洲）與卡米隆（委任統治地）民族會議代表團，現在英國，已正式訪問英國殖民大臣，表示意見，反對現行尼日利亞憲法。該代表團原先曾提出聲明，反對中英國官方政策，彷彿這兩個地方是英國專有的殖民屬地似的，申請廢止或修正對於尼日利亞及卡米隆的土地與礦山有關的若干法律，並要求現在立即採取步驟，讓尼日利亞與卡米隆實行自治。

香港工潮擴大

各業工人紛紛響應罷工

（路透社香港十六日電）中國機工會通令發動之罷工，今晨業已擴大，船塢煤氣廠，廣九鐵路，水泥廠及自來水廠工人總計七千名，均已響應罷工，太古船塢工人二千八百名，皇家海軍船塢工人二千二百名，九龍船塢工人一千五百名，黃埔船塢工人四十名，綠島水泥廠工人三百五十名，九龍鐵路工人三百五十六人，均已罷工，公用事業工人之已怠工者僅煤氣廠之工人四十名，港政府自來水工場有一小部份工人怠工，惟全港自來水供應並不受影響，迄至目前為止，尚無騷擾發生，但有若干工人，被接恐嚇性之傳單，今日廣九路早班快車停開，惟鐵路當局希望於今晚即可恢復交通，同時港政府勞工處長霍金斯宣稱：渠擬設立共同協議機構，使勞資雙方得以開始談判。另據某英國銀行界要員稱：工潮若不再擴大，當不致影響港元之未正式市場，渠信若無外界煽動，工潮可以不致擴於普遍。

（聯合社香港十六日電）香港今日有發生技術人員總罷工之虞，一萬名已奉中國機師協會命令於今晨罷工。此輩均係熟練之機械人員，對於香港居民日常生活，關係殊為重要。罷工者要求加薪，自每日港幣三元增至五元，資方則稱不能接受此項要求。同時因囤戶居奇操縱，人民恐慌爭購，以致物價飛漲，形勢益顯緊張。據港政府新聞員稱：罷工人數約一萬，包括自來水廠工程師在內（按香港自來水蓄水池供給，旱象頗為可慮），但已採取緊急措施，可無妨礙。公用事業如電燈、電力、煤氣、電話及輪渡，均未受影響，九龍方面之煤氣公司有四十人罷工。受影響之主要工業為九龍船塢，本港主要者為太古，九龍造船廠，及英海軍與貝聚等船塢，尚有兩家水泥廠受影響，廣九鐵路亦受影響。警察已從事戒備。

英煤礦爆炸

（路透社坎塔蘭鐵特海文十五日電）此間威廉煤礦於今晚六時發生爆炸，被陷礦中者一百十八人，炸後兩小時，尚無脫險消息傳出，殆已罹難，救護隊已設法進入穴中救護。

西歐求援報告 明日開始起草

（路透社倫敦十六日電）官方發言人今日透露：在巴黎討論馬歇爾計劃之十六國會議，將於星期一開始起草其向美國提出之報告。其內容將詳述歐洲之需要以及獲取援助以防今冬大危機之迫切性，由於杜魯門總統昨日宣佈不擬於一月以前召開國會臨時會議，故歐洲十六國之報告，在彼時以前不能為華盛頓所接受。當巴黎十六國會議執行委員會，將於星期一集會，開始編製應向美國提供之最後報告，該委員會係於七月底成立，至今未及一月，工作之主要部份已告完成，該會前向德境美英軍總司令所提之有關蘇軍區之各種情報，請其答覆，已證蘇聯軍政府申明有拒絕之意，故德國東部之蘇聯區計劃，業已肯定不在馬歇爾計劃以內，執行委員會下星期將從事搜集技術數字，並由合作委員會討論並最後定稿，該會過去兩星期之工作，為討論歐洲外貿易等問題，十六國非正式之高級代表會議以及討論其他關稅聯盟初步計劃，增加生產，對於水電，電力及發電之交換等計劃，並討論中東石油與引歐提供機廠之可能性。

阿猶衝突 日趨惡化

（聯合社台拉維夫十五日電）據稱：今日下午，台拉維夫與雅法交界處附近之哈他克伐區，阿剌伯人所居之房屋，遭猶太人炸毀，死者七名。……

關於對日和約 美方答覆蘇聯

（聯合社華盛頓十五日電）美國政府今日公佈美國政府兩日前答覆蘇聯之照會一件，對於蘇聯主張對日和約由美英中蘇四國外長會議擬訂一節，表明不同意，堅持應由十一國會議處理。蘇聯如不參加，美國將單獨進行。美國此舉顯然欲避免蘇聯運用否決權，致使對日和約與德奧和約陷於同樣僵局。

民社革新派 繼續開會

（本報訊）中國民主社會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昨日下午三時，在滄州大飯店繼續舉行第二次會議，討論公推沙彥楷為主席，於六時許散會。今日上午將舉行第三次會議，討論該黨政綱。

轟動讀書界！
反蘇大陰謀
薩伊爾斯 卡恩 原著
潘際坰 梁純夫 小魚 合譯
知識出版社 出版
發售預約 ·每冊二萬元·
本月底截止 九月五日出書
本書為美國前駐蘇大使戴維斯稱為「一九一七年到第二次大戰終結期間的秘密歷史」……
即日起由下列各書店預約
生活書店 新知書店 光明書局 作家書屋 利羣書報發行所 自由出版社 兄弟公司

戰火由北向南

半週軍事述評

馬可寧

『魯戰已成尾聲，豫東皖邊戰火彌漫』。——這是十五日大公報專電裏的兩句警語。這兩句話，大體上反映了目前戰爭主要方向的形勢。

魯中 自然，所謂『魯戰已成尾聲』，并不是說山東戰場此後平靜無事了，而是說山東戰場的『大重點』角逐戰，暫時是告一段落了，回憶國軍於六月底發動四十萬大軍向山東『大重點』進攻，已經整整五十天了。當時國軍的機關報分析，國軍的計劃是要『憑藉此雷霆萬鈞之力，一舉殲滅魯共，使戰事按計劃向北推進』。據當時合衆社透露，國軍統帥部『希望於五十天內實現這一計劃，使魯戰告一段落，向北解決河北問題』。……正在此時，劉伯承與陳毅的部隊，突以主力會師魯西，展開『渡黃河』與『越重點』後的魯西大戰。而留在魯中的陳毅另一部主力，則在南麻、臨朐、東里店等處繼續角逐。臨朐之戰是一個高潮，這一戰役被官報及廿三期『時與文』通訊作者譽為『國軍之大勝』，但路透社軍事記者則稱為『結束國軍對山東重點攻勢之一戰』。國軍的『大重點』，鑒於共軍留在魯中的部隊，依然力量不小，所以放棄了原定計劃，而北移膠濟路，『準備次一步驟的行動』了。從此以後，國軍的『大重點』重趨分散，而華東共軍則揚言七月份折損對方三萬一千五百員名以後，轉入戰役休息。日來國軍雖說佔領蒙陰及臨淄，但實際上此一戰場并無太大戰鬥，大公報『已成尾聲』的說法，大體上是正確的。

魯西 至於魯西方面：劉陳兩部會師以後，以羊山集戰鬥為中心的魯西大戰以後，共軍大體上已控制了魯西。八月上旬，中央社的報導注重於鄆城的爭奪，及梁山寨三角地區對陳毅部隊的戰事。但現在可以看得很清楚，此時劉陳兩部主力已於會師以後南移，國軍的這兩個行動，大概正如聯合社十四日電訊所傳說，『并不是對主力敵人作戰，而是一種附屬性質的戰鬥』。這個電訊指出：前者（佔鄆城）的目的，大致是一種『黃河渡的爭奪』；後者（對梁山三角地區行動）的目的，則在切斷陳毅部隊的後勤。……現在，這一附屬戰鬥是結束了，近三天的中央社消息說及這一戰果：『黃河渡口已悉為國軍控制』，而『梁山三角地區陳毅部隊已損失殆盡，魯共主力三分之二被殲，俘虜即達萬人以上』。但另兩家接近官方的報紙，則又并不如此樂觀：據十三日大公報濟南專電，『國軍以空軍沿渡口猛炸』，足見泛濫戰的運用主要的力量還在依靠空軍轟炸。又據十四日東南日報徐州專電，『陳毅匪部亦全部南竄』，它所公佈的南下隴海線的共軍番號，計有八個，其中四個為『梁山地區的四個縱隊』，另四個即為陳毅部隊亦已南移。……從這個角度來看，大公報『已成尾聲』的說法，大體上也是正確的。

於是，戰火由北向南蔓延！而不是由南向北發展了。

南下 綜合各種消息：劉伯承指揮下的劉陳兩部共軍，是於八月十日開始南下大進軍的。在這一行動中，按中央社十四日估計，劉的五個縱隊已全數出動，陳的兩個縱隊亦已越隴海綫；至於隴海綫北的魯西大塊土地，則由陳的另兩個縱隊控制及作『結束性的戰鬥』。

三路 拓城至曹縣的公路，越隴海綫而過，這次共軍的行動，就是分由這條南北公路的東西兩側進行的。西路方面：從定陶曹縣南下的部隊，十日越過了與隴海平行的淤黃河，當夜奪下了隴海東之野雞崗、民權間一段鐵道（十一日中央社）。十二日即到達睢縣，東佔寧陵（十六日大公報），西移湯河，直指太康，進到黃泛區域，與早在一月前即向黃泛區推進的魏鳳樓張太生部隊會師。……東路方面：從城武南下的共軍，十一日清晨佔了隴海路北的虞城，然後西南移，佔了隴海路上的朱集站，下商邱城郊，然後沿濟河南下，佔拓城，移亳縣，（八月十五日新聞報）似乎已與豫皖蘇的另一部共軍會師了。……北路方面：則陳毅留下的兩個縱隊，尚在單縣一帶，作『後衛性及結束魯西戰事的戰鬥』（十五日中央社）。……總括上東西北三路形勢，五天之內，戰火已經從北向南蔓延了二百里。魯西的戰事大體上告一段落，除了陳毅部隊的『後衛戰』以外，豫皖蘇邊區新成了一個戰區。

估計 國軍對於共軍的這一行動，是寄予極高的估計的。第一，它認為『共軍跳出山東狹小山地，而向在魯西豫東大地相周旋，為共軍準備施行大運動戰之證明』（十六日前綫日報）。第二，它認為『共軍不僅有在豫東活動之企圖，且以其另四個縱隊向隴海東段集結，并有回竄蘇北企圖』（十四日東南日報），戰事大有全面越徐州自北向南發展之勢。第三，它認為『山東戰場未盡理想發揮效果，戰事在外圍進行，戰局計劃不能不重作佈置』（十三日聯合社）。……在這樣三個認識之下，國軍統帥部的注意是可以想見的，并不如某些報紙所說『劉陳南竄為總崩潰開始』那樣地令人輕鬆。

對策 然則國軍目下的對策，當然需要對戰局發展作新的佈置，如何運用已經改變計劃了的『大重點』，將是這一佈置的重心。但在目前，國軍的希望與佈置似側重於下列三個方面：——第一，調整指揮系統，據十三日美國電台廣播，『蔣主席已毅然撤換王仲廉將軍』，這個廣播說，王的第四十師、第三師、第四十九師（第二快速縱隊），已在今春前後折損，不幸三十二師及六十六師又在此次魯西大戰中損失，於是，王就繼劉峙（去年九月隴海戰役），薛岳（一月魯南戰役），上官雲相（四月豫東之戰），侯鏡如（同上），李天霞（五月魯中），杜聿明（六月東北之戰），湯恩伯（五月魯中）之後，做了『第八個替罪的羔羊』。以後，這個廣播說：『以過去的經驗看，撤換將領無補於戰事，必須要解決整個問題』。第二，國軍對劉陳一帶黃河形勢危急，而共軍所控制的渡口，亦正遭轟炸中。但這一則消息又指出，『今天泛濫戰術的施用，效果不會太大，一則黃河堤岸不全在國軍手中，再則共軍主力已南移』，所以這也不是有效的對策。因此，第三，『豫東一帶，今歲大水，顆粒無存，兵員補給，無法解決』（十三日東南專電）。這誠然是共軍的重大困難之一，但我們也不能忘了：當今年二月劉伯承第二次南下時，即已留下大批主力與魏鳳樓等當地『土共』鏡意經營此一地區，半年經營，難道一些準備也沒有嗎？……

前途 戰火由北向南，但戰事還正在繼續發展。在越過隴海路的東西兩股共軍，正在尋求分頭發展之中；國軍也正在尋求對策之中。我們不願過早預料這一局勢的前途。但是，我們應當提醒讀者一句：切切不要以歷史的重複來看這一次的大戰。這兩天到處在討論劉伯承會不會北退？有許多人以為這次的攻勢，仍與二月的『機動作戰』相似。但是，八月不是二月，一，二月裏的形勢是大大不同了：第一，黃河是拋在後面了。第二，『四十萬大軍』國軍對豫北『劉伯承老巢』的矛頭，已經南撤了三百里，尤其在三月以後，第二快速縱隊作戰，四月山西大戰、五月湯陰等戰、七月遺清之戰以後，豫北形勢已經改觀。第三，山東側翼在三月至六月的五次大戰以後，也攻守易勢了。第四，二月南下以後留在豫皖蘇的種子，現在似已發芽。第五，這次南下，似早在渡河時即已計劃，所以有七月中旬魏鳳樓向黃泛區的推進（佔太康、扶溝等）。……在估計戰事發展時，應當把這些估計算進去。

榆林 在其他戰場上，榆林的國軍，曾佔了報紙不少篇幅。據十四日（新聞報）說：『係由靖邊直趨榆林國軍，於十二日晚衝破共匪陣地』，但同日中央社消息，則國軍在『十四日下午三時，尚在向靖邊推進，以求與陝北國軍會師』。這兩個矛盾的消息，似乎說明當國軍『解圍』了。否則，國軍尚未到達靖邊時，向靖邊前進的國軍，決不能倒增月日，在兩天以前，即佔領靖邊，並以飛快行軍向距離一百三十公里的友軍會師的。……共軍方面，亦於十一日發表戰報，聲稱六日至九日三天內，佔領榆林橫山間地區，俘陝北警備副司令張子英少將以下三千六百餘。看起來，這一仗是告一段落了。

發展 最後，我們願意翻譯一段十日倫敦英國電台摘引『新中華通訊』的評論，作為了解戰局發展的重要參考。這個評論，在引述國共雙方所公佈的一年戰果以後，（這些戰績統計，我們在上次已作介紹，不贅），即評論道：『國民黨的正規軍，原來約二百五十三個旅，整編後是二百四十八個旅，約合七百四十四個團，實際兵力大概是一百八十萬人；它的非正規的合七百三十二個團，有兵力約一百一十萬人；兩者共一千四百七十六個團，兵力二百九十萬人。據共軍公報，在一年戰爭中，已損失四百二十個團，兵力一百十二萬人，即建制損失三分之一弱，兵力損失三分之一強。現進攻共軍及其他游擊區的中國軍隊，名義上實為二百二十七個旅，若干旅雖經補充，尚不能作戰；估計二百九十萬軍隊在過去一年中，補充新兵約一百萬人，減去損失一百十二萬人，再減去至少十分之一的逃亡，則現有兵力，至多約有二百五十萬人（內正規軍據估計約為一百五十萬人）。如果將來一年中，補充并不減少，損失亦不增加，（這個假定在多的條件下是不易實現的），一年以後，兵力亦將續減為二百二十萬人。但最大危機，還不在愈戰愈小，而在愈戰愈……去一年的最初階段，公報表示從過去一年的最初階段四個月，到最後階段四個月，攻擊兵力由一百十個旅降為四十個旅，俘虜數比傷亡數，由一比一弱升為二比一強。兩軍損失對比，由二•四五比一升為三•四五比一。城市得失數由一百〇五處，變為共軍得五十八處。共軍的傷亡數，相差不多，但俘虜及爭取對方的總數（六十九萬四千人），即高過共軍被俘失散總數（二萬二千人）三十倍以上。這個數字最足表現雙方士氣。共軍全年損失總計達三十五萬八千人，內有約二十七萬七千人傷員歸隊，又得俘虜六十七萬七千人，反正一萬七千人，一年得失相較，加以其地方軍游擊隊升為主力軍，和起義的補充，和農民參軍，這三個條件，都有政治的基礎。』這是今後中國局勢的重大關鍵。英國電台的這個評語，是值得注意的。

本市新聞

地檢處監察使署 調查行總舞弊眞相

（本市訊）中外矚目之行總高級職員被檢舉集團貪污案，有關當局已予極大注意，該署署長霍寶樹前昨兩日曾派員至地檢處請求調查事實眞相，地檢處已派由張餘元，何惠民兩檢察官負責偵查，如發現確為事實，決予追究，同時監察使署於日前已派員前往該署調查電風扇出售事宜，日內即可明瞭眞相。

舞廳老闆請願 要求變通禁令

（本市訊）本市當局為配合總動員令宣佈自九月份起實施禁舞以後，全市大小二十九家舞廳，咸感不安，舞廳業同業公會代表孫洪元、鄭煒顯、朱永明、倪明德等四人，昨晨向社會局吳開先局長及吳市長訴呈苦衷，請求變通禁令，以維持全市一萬餘從業員之生計，據渠等稱，禁舞之實施，將迫使舞女淪為交際花之類，非獨跳舞不能禁絕，且市府每月三億元之捐稅收入亦將落空，權衡輕重，弊多利少，舞業從業員，亦將有所表示，渠等並將晉京請願云。

滬杭綫 貨車出軌

（本市訊）兩路局滬杭綫805次運貨車，十六日上午四時許由上海麥根路站開出，當駛距滬杭路楓涇站附近，機車失靈，並有一輛出軌，幸司機及早發覺，乃立即煞車，車上人員，亦均安然無恙，出事後楓涇站即電告上海請示並呼援，工務處，機務處等派員馳往搶修機車及路軌枕木等，歷時二小時許始修理完竣，因此滬杭綫昨日各次客車均告誤點三小時云。

航業界單獨組織 赴日考察團

（本市訊）中國赴日商務考察團不日啓程，開船聯合會已決定放棄加入，並擬單獨另組航業界赴日考察團，現各種出國計劃已在草擬中，一俟擬就，即請當局洽辦各項外交上手續。

職業工人首次配米 定下週起正式發售

（本市訊）全市職業工人第一期配米，經民食調配委員會指令本市米商業同業公會，轉飭全市各區會員米號承辦，茲各特約米號已由該業同業公會方面洽定，分別訂立合約，可自下週起正式開糶，至數量每一工人為二斗，價格每石照廿四萬元計算，另加出倉運輸等費一萬元，至米票已由調配會分發各該組核准之職工會轉發，各工人屆時即可憑票往指定之米號購米。

關於國立大學校政 學生提五項要求

（本報訊）上海市國立大學學生聯合會，昨發表聲明，對各校當局暑假開除五十餘位優秀教授與校長被解聘或被迫辭職，開除五百餘優秀大中學生，或勒令轉學，除提抗議外，並提出五項要求：一、立即停止對各校的壓迫。二、立即撤銷各校用任何方式解聘教授並保障教授的安定。三、立即撤回各校用任何方式開除之大批優秀學生成命。四、立即收回各校強迫學生轉學的命令。五、切實保障各校被捕學生的學業及安全。

各校學生 推動助學

（本報訊）本市東吳之江約翰三大學聯合助學委員會成立以來，由於社會人士熱心贊助及三校同學之踴躍工作，情緒高漲，成績斐然，滬江震旦女子文理學院鑒於下學期學費問題極端嚴重，推動助學不甘後人，故亦決定參加此運動。該三大學聯合舉辦之助學義賣市場於今明兩日向各界徵募商品推銷代價券，廿三廿四兩日於西藏中路寧波同鄉會舉行義賣。助學聯為提倡國貨特設國貨市場，對各國貨廠商之捐贈國貨特別歡迎。又助學聯業已由社會局核准，並聘請警察局俞局長為顧問，俞局長允以全力協助云。

『暑期通訊』被禁 上暨學生刊物

（本報訊）上海暨南學院學生所辦之『暑期通訊』純係為該校同學於暑期中聯絡感情者，迄今已出六期，但於前日（十五日）忽接社會局會同警備部勒令停刊之通知。聞校內刊物之被行政機關勒令停刊者，此當屬第一次云。

八校四川同學會 來函聲明

關於本報十四日根據通訊社所載「川籍旅居京滬學生捐發救濟川災募捐幕」消息一則，頃接署名大夏、光華、上法、東吳、交大、復旦、同濟等校四川同學會代表王孝湘、羅繼常等來函更正，略謂四點：一、上海並無「川籍京滬同學聯誼社」之組織；二、京滬川籍同學未曾上書破壞水災勸賑工作。三、各校四川同學會均派代表出席滬上川籍同鄉籌賑水災之會議。四、仍望各報協助賑濟川災云。

清除全市 宿積垃圾

（本市訊）關於本市積存垃圾，自七月底開始清除後，至本月十九日共計清除約八萬一千担，日前共計清除五萬二千担，四十五處……

新生

倒藥渣和討替

麥秀

走過狹小的街道，或者里弄底過道的時候，在那路中央，一不小心，時常會踩到一堆污黃而又零亂的東西，這大抵是藥渣。

把藥渣倒在路中央，這是我們貴國至今還在流傳下去的一種習俗，據說，過路的只要踏過了這堆藥渣，病人的病，便會通過這一路移卸到過路者底身上去了。

這一做法，是和在牆壁上貼一張『出賣重傷風，一見就成功』。的紙條，用意是一樣的。都是希望把加於自己頭上的苦難和不幸，由一些簡單事物的媒介，全部由別人來擔擔。

冤枉鬼的討替，似乎也是這種移禍精神另一角度的發展。當他們死得後悔，又要投生做人的時候，由於他們是自己糟蹋死的，違反了衰老病死的天道總是先去找一個替身的，然後才鑽入輪迴投胎去。

但既然是冤死鬼，這討替的對象，必須是那些威逼他們走上死路的人才對；然而事實上卻並不然，被討替的反而常常是那些無辜的，和他們一樣陷入悲苦命運裏的人。

鬼的活動，另一方面，也就是人的活動底反映：鬼要錫箔，人就愛鈔票；鬼只敢以無辜的人作爲討替的對象，人面對着各種苦難的時候，也只敢用把藥渣倒在路中央，或者貼一張出賣重傷風的條子等等方法，希望有一個冒失的人頂替他們的苦難。

我想，大概就是這樣可以移禍給別人的希望，使一個人數衆多的民族，能夠幾百年的在異族的鐵蹄下，或者在同類的鏈路下，都能怡然自得活下去，想不到回手反抗一下的原因。

而歷來的統治者似乎也很能體會這一種希望移禍的心理，當他們對自己治下的臣民加以重壓的時候，他們總不肯一網打盡，而總是留一條迂迴曲折的路，譬如可以出錢買一個頂替者之類，給那些渴望着移禍的人往那裏擠。

雖然這是沒有多少人可以擠過去的，但既然有着這樣的路，誰能說自己是沒有擠過去的希望呢？

母瘧蚊與爛奶子

杜奇

白天的雷雨風暴過去了，但夜空裏還翻湧着雲塊，天氣很悶，似乎又在醞釀着一個雷雨風暴似的。

長腳的母瘧蚊伸長着鼻子——這是依照牠自己的說法，其實這是吸血的長嘴巴——悄悄的從紗帳角子裏飛出來。

牠這樣想：

世界經過了這場大風暴，那些討厭的，貪嘴的蒼蠅啦，善於結網的蜘蛛啦，跳躍多變的蝙蝠啦……各種各樣和牠爲難的敵人，都該死光了吧，不中用了吧，那末世界上就是我獨霸了，世界是蚊子的了。

牠瞧瞧的在院子裏飛一遭，的確，院子裏、廊簷下、垃圾上都很清爽。

牠看見一個女人，袒胸露腹，躺在院子裏的一張藤椅上，肥碩的鼓鼓的，但是紅的奶子擺在胸前。牠想，這奶子多麼美啊，這裏透一定有着豐富的血液，和其他足以警養牠肚子裏的蟲的好東西，眞是一個理想的殖民地，或者說什麼基地。

牠飛着，繞繞奶子，瞄瞄的想住上去；但是，忽然，天空裏電一樣劃過一道黑影，牠抬頭一看，一隻燕子，飛過了簷下的窠巢。

蚊子一驚，牠恍然覺察了：世界上還有一隻燕子呢！雖然牠也知道，燕子是不會像牠一樣吸吮奶子裏的血液的，但燕子會威脅蚊子的生存，有燕子在，蚊子就有危險，說不定也像蝙蝠一樣，吃掉牠呢？但眼前的那隻肥大的奶子，牠是捨不得放棄的，而且正因爲燕子要威脅牠的生存，所以牠更急切需要繁殖和擴張。因爲蚊子是一個實際主義者，也是一個冒險家呀。所以當牠窺窺燕子進了窠，沒有什麼動靜以後，牠又在奶子周圍飛巡了。

奶子果然很肥大，裏邊一定有很多的好東西，但這奶子像患着什麼瘡癤之類的病，這使牠非常失望。

的確，這個女人的奶子正害着癤子，發燙的，劇烈的疼痛——病菌和血球正在戰鬥着。陣亡的病菌和被災的細胞正在化膿；血球撲滅病菌，帶來了新的細胞的增加，這有生力量的轉化，使病菌們發生憂恐和焦急。它們希望長腳的母瘧蚊來參加戰鬥，讓這個女人除了害奶癤，最好還害一場瘧疾，這樣，病菌就一定可以繼續戰鬥，而至統治全部的奶子。於是病菌們對蚊子說：「親愛的蚊子先生，你不看見嗎？燕子不是剛才飛過這裏嗎？牠是要吃掉你呢！你趕快輸送瘧蟲到這裏來，繁殖吧，我們一定給你便利，只要我們不被可恨的血球消滅，什麼都行。」

於是蚊子住下來了。但潰爛的癤子破了，流出一股厚厚的稠濃的膿血，而蚊子的長腳就粘在膿血裏，死掉了。

小啓

一、本刊稿費，除來稿中註明需郵匯者外，均請移玉至斜橋弄六十號領取。

二、八月七日以前之稿費均已結清。

三、本刊不退稿，附退件信封，貼就郵票者不在此例。

詩三首

吳越

千層萬層的山

千層萬層的山，
緊夾着的小城，
千層萬層的「夾攏」，
緊夾着着些人……

小城是恍惚的，
千年掙不脫濃山的鐐銬；
人民是萎縮的，
從沒有天地的遼闊……

今天
自由在國土的每方尋覓，
可是在千層萬層的「夾縫」裏沿小城的人民，
仍然是囚犯在靜聽牆外的腳音……

樹林被風踐踏着

樹林被風踐踏着，
我幾乎是通夜不眠……
我聽到他們呼呼地喘息，
又彷彿看到他們
扭曲地掙扎，
瘋狂地顫顫……

然而，我呢，
圍護着我的
有屋頂和四牆，
我的門窗是緊閉的，
而且
我的身底是柔軟的床……

清晨，
我不安地走向窗邊，
那些受難的憔悴了。
然而
他們倔強地挺立，
踴動的枝條
仍然
指戳萬天……

在這些赤裸的乾癟的山腳邊

在這些赤裸的乾癟的山腳邊，
在這些貧血的灰白的地面，
在這些細瘦的寂寞的小路上，
在這些衰老的瞌睡的村莊……
我難得遇到結壯的男人和女人，
我難得聽到青年的歌唱，
少女的明亮的笑聲……
就連孩子也是老人似的沉默，
——未到成熟就枯萎了，
[illegible]……

釣醉蝦

湛風

吃過午飯，各抽一枝香煙。煙圈從這兩位先生的嘴唇間偷偷溜出來，他們好像毫不知道。兩人同樣蹙緊眉頭，四隻眼睛白多黑少。學生們全回家吃飯去了，現在還沒有來，正是一天當中最清閒最舒適的時候。連那牆角一盆冷水，也瞪着眼睛蹙緊眉頭，沒有任何聲音教它分心。

突然，一個小孩急急忙忙闖進這保國民學校裏來，消息的急迫，使這孩子不容自己有片刻休息，在喘息中很困難的道：

『縣督學……已經……到……到我們……學堂……話勿來……就要……』閃閃的目光報告出孩子有多麼焦惱，他用手指點點站着的地下，繼續說下去：『這裏來……我們校長……叫我來通知。』

這話剎時給兩位先生帶來了振作的精神，相互對望好久，說不出一句話，甚至幾乎要透不過氣來了。兩人心裏都慌亂到了極點。

孩子帶到了信，轉身就跑。等這兩位先生自動醒悟過來，其中之一，叫喚這個鄉校學生：『可憐得緊起，』的時候，那孩子已經跨出大門，還自走了。

眞巧，有一個本校學生，這時一看見他，就叫道：

『徐炎興，儂趕快到鄉長屋裏去一趟，做校長話：縣督學就要來……』

『做鄉長話縣督學……？』

『做校長話！』先生頓足，不耐煩了。

孩子睜圓了眼，心裏想：倒鄉長家裏做校長話？他立着不走。

『一樣一樣，』先生精神旺盛的催促着：『祇要跑到鄉長屋裏去話就好！』

人們怎能怪心實備這個孩子愚笨呢？還小小年紀，怎麼搞得清楚？有誰知道這保國民學校的校長便是這鬼村中大名鼎鼎明希的兒子阿方？那個二十剛出一點頭的大孩子！兩三年前還在這學校裏讀書，現在卻居然做起校長來了。這樣，不但可以名正言順的緩服兵役，同時還可以領一份（其實何止一份！）不勞而獲的薪水，供他作爲另用。

校長自己從來不曾跨進校門一步，經常駐校的就是那兩位先生，可是這學校在紙面上肯實不止這些。那是：教員五位，學生近百。

兩位先生這時正在忙碌：一位手裏拿了把雞毛撣帚，（可憐這撣帚實在算不得一把了，只好勉強算作半把，你且瞧瞧還撣得了個什麼程度！差不多祗有一根柄了，但是這是一種不可埋沒的存在，校具清冊上用蠅頭正楷寫着的『雞毛撣帚壹把』，便是這把！）在課桌架上撣來撣去，這些課桌的表格，在每一學期開始時候，填表格的人在寫的當兒，就存了一個念頭：是給縣督學看的。除了縣督學，縱然有人（不論是誰）偶然向這些垂青一眼，就表格的本身說來，這完全是它的副作用。現在是這表格到了眞正給人看的時候了，若不再去撣撣乾淨，試問還有什麼更適宜的時候？另一位把了枝筆，把幾年前的舊出席表上的名字，儘量快的謄錄在現在的出席表上（喂，當心把校長的名字也謄上去啊！）同時在每個名下帶手塡過去出席缺席，遲到或者早退的記號。

『今朝總勿會來者格。』校長看見兩位，就嚷嚷的說。

『我們先——先——先』，由於心無旁涉，謄錄出席表的一位，由於忙亂，找不着一個適當的動詞了。

『先撣撣起來。』撣撣櫃的一個代他說出。

『別的倒勿要緊，實到的人數這樣少，這是明朝的一個大難關。』校長望望這位，又望望那位，邊背籌謀似的三人全落入沉思的深潭裏。

在村中，小學校和私塾一向死對頭，小學校不時要把私塾一筆勾消，『取締私塾』的大旗，聲勢浩蕩，儼然猶如王師討伐寇敵。塾師則在背地裏，祇要有機會，逢人便說小學教員們：『只會講：「貓叫貓跳，鳥飛狗跑」』，認得一担西瓜的一担西瓜的字！』（註：用一担西瓜的個數來比擬字的數目，譏笑其膚淺。）那裏也有二十多個孩子，聚家合門內，私塾先生坐館在村西。這一回，不知那裏來的一縷靈感，彷彿一線微弱的光射到了不可思議的無邊而又廣大的海面上，校長先生想到了向私塾師『借兵』的計策，他馬上把這個辦法向二位商量。

『想勿到這一着倒要沾他的光！』把筆的笑着說。

『這個也是個辦法，』拿雞毛撣帚的附和，接着提出：『可老勿死肯勿肯幫這個忙？』意思是指那位私塾先生。

『有啥幫忙勿幫忙，這私塾就是我眼開眼閉下頭坐（註：此坐字是存在的意思）牢東格。我勿幫他忙，老早就——』

校長先生的意思是說不讓他『坐』下來了。把筆的一位更把這層意思說得淋漓盡致：

（一）

學益出版社　最近新書　目錄備索

中國美術史　胡蠻著

作者根據地下的發掘，美術資料，野史及各種美術筆記[illegible]附精美插圖廿九幅，每冊三萬二千元。

懸崖之戀　又名「寶油郵」　陳白塵著

[illegible]

石炭王　辛克萊著　郭沫若譯

[illegible]

新美學　蔡儀著·二萬六千

「依里阿德」試譯　徐遲譯·一萬元

盲腸炎　郭沫若著·七千

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郭沫若著·三萬二千

青銅時代　郭沫若著·二萬二千

十批判書　郭沫若著·三萬六千

歐那尼　陳瘦竹譯·一萬二千

雛鶯　丁易著·一萬一千

上海（五）山陰路恒豐里七十七號　電話：（〇二）一六一七八五

今日　十一時半　二時　四時半　六時45　九時　五場

杜美

蘇聯愛國戰爭英勇緊張鉅片

索雅傳　即「丹孃」

衛國戰的女英雄　游擊隊的新典型

上海首次獻映·蘇聯名片

…片上印有中文…

女學生棄家從軍　遊擊隊轉戰　入虎穴　遭毒手　處死刑　慷慨赴義

時代雜誌

第七年第三十二期　業已出版

夾擊中的工黨內閣（國際一周）
血的教訓（帝國主義日本投降兩周紀念）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遠東和平安全的堡壘
關於草擬對日和約的問題
日本——「美國第四十九州」
關於希臘問題
最後勝利必屬於我！（希臘民主軍領袖需活·利雅努里斯的公開信）
蘇維埃知識份子面貌（論『知識份子在蘇聯』之四）
談華僑歸國（下）
環繞莫斯科府閣（『俄羅斯土地』第三篇）（上）

契寅　達爾萊　拉其米洛夫　皮爾斯基　葛羅米柯　羽仕譯　柯代列夫　南民　米哈伊洛夫

本報七月份合訂本發售

每冊定價一萬五千元

文化版

批評散論

吳越

一

在大公報的一個副刊上的一篇文章裏，一個劇作者對一個劇評者說：「你是勝利的，人家的作品成功了你稱讚他一通，人家的作品失敗了你罵他一通，……你是勝利的，你永遠是個勝利者。」

這句話自然是對批評家的揶揄。

一個批評家而能夠是永遠的勝利者嗎？

無數的作家對於批評家的輕視，譏之爲「愚蠢的嘵舌者」就是答復。

如果一個批評家比之於作家對人類的社會生活不能有更深更廣的體驗，如果在理論上（不僅是文藝的而且是哲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比之於作家不能有更深的修養，如果在創作技術上比之於作家不能有更高的理解，那末他的工作就難以獲得勝利！

儘管有許多批評家能夠是讀者的導師，可是眞正能夠使作家折服的，在歷史上極少，嚴格地說也許只有培林斯基。

無數的批評家會被作家這樣地反問：「你寫寫看！」可是在十九世紀的俄國，縱使最自負的作家也不能對培林斯基這樣發問；培林斯基的博學，深思，對作品了解精深，判斷正確，不得不使任何作家對之折服。

這就是爲什麼屠格涅夫稱之爲「長友」。

批評，實在是艱巨的工作，歷史上，究竟有過幾個培林斯基，聖佩像，白朗寧斯等那樣的「權威」呢？無數的批評家們在筆陣之前弄得遍體鱗傷，屍首狼藉！

誰能夠說批評家永不失敗？一個作家失敗，只是某篇作品，可是一個批評家如果說錯了話就無異是自身的整個坍台！

二

作家們與其留心批評家的聲音，不如更應留心讀者的聲音。

因爲作品並不以孤芳自賞爲可貴，作品是有它的價值標準的，它跟物質一樣，能夠對最多的讀者有益，它的「使用價值」也就最高。（我說「有益」而不說「喜愛」，因爲在今天的社會裏，「喜愛」馮玉奇的作品的仍然比喜愛魯迅的多。）何況作家的寫作本來就是爲的讀者而不是批評家。

一般的讀者的批評自然是直觀的，樸素的，有時是比較膚淺的，甚至祇能夠說出一個字：「好」或者「壞」。

可是這種批評實在應該重視！讀者嘴裏的一聲「好」字對於作家應該比一切的獎金，獎狀更爲光榮，而一個「壞」字也應該比一切的鞭策更應該促起反省！自然，當聽到讀者的聲音時候，是應該了解這讀者的社會階層，職業部類，年齡性別甚至地理環境的。如果你的作品寫的是大學教授的生活而不爲士兵所了解的，這還不要緊，如果你寫的工人的生活而被工人認爲虛僞，那就問題嚴重了。

一個民主政治的政治家，當他的政策施行之後，他要考察人民的反應，一個化學家在實驗室裏，把各種不同的液體混合，反覆試驗，觀察牠們的變化，那末，爲什麼一個「靈魂的工程師」不應當知道自己的作品是在怎樣地作用於讀者的心呢？

實在是一種精力的浪費而且是一種悲哀：像我們的作家們今天是像鳥樣的，只是在唱，可是並不知道是否有人在聽！我們只是在寫，在不斷地寫，只看見稿紙一張張從手底滑出去，然而，可憐，我們是一株櫻桃樹，只見到種子被鳥雀啣去了，可是不知道是否已經落入土壤而且發芽！

（三）

在批評風氣的惡劣浮淺、混亂的今天，我覺着讀書界與其注意那些感想式的浮光掠影的「批評」，那些歪曲漫罵式的「批評」，和那些廣告捧場式的「批評」，不如發揚專家間的相互批評的風氣好。

是的，專家間的批評（小說家批評小說，詩人批評詩……）雖免有其缺點，因爲對問題觀察的角度的不同和風格與手法上的差異，難免會產生偏見，使批評無法成爲科學。可是專家的意見卻往往有精闢獨到之處，因爲他是內行，[illegible]就無法「班門弄斧」。[illegible]然而，這種「專家批評」的風氣在今天是多麼地微弱！「文章是自己的好」的心理變成自古已然，明知道別人的好處可是心存不服，不願說出，但對別人的壞處卻特別眼尖，你請他寫篇文章吧，他又不肯，因爲這是得罪人的事，於是只有大家見面「好好好」了，於是文壇上遂有所謂「一團和氣」，要不然就是「一於是撕開臉皮，「一團火氣」。

人們常說：「中國今天爲什麼沒有偉大作品的產生？」我想，是主觀力量的不足。時代是偉大的，也許只是作家們的氣量太小了，容納不下它。

革命春秋（下）

郭沫若著　海燕書店版

惠鑫

『……他們總口口聲聲的說「南軍是打敗我們老百姓的，南軍勝利，我們老百姓就有出路了。」……』（頁三二八）『……你老在替我們老百姓出死力，這點我們是應該孝敬的。』——在這些地方足見得當時的農民對於革命的信賴和歡迎。當時的革命軍比較還有點紀律，而還沒有把握着政權的所謂革命黨人在標語上，傳單上，乃至宣傳員們的口頭的演說上，發行了無數不兌現的軍用票，如像「打倒貪官污吏，」「剷除苛捐新稅」之類，這些自然也收了莫大的效果。』（頁三五三）

但是，革命雖然得到民衆的擁護而得到很大的幫助，結果，他們除了失望以外，還能得到些什麼呢？就在當時革命的中途，郭先生已體驗到這個深刻的危機而感到內疚，所以當有一次爲了逮捕一個工賊引起的糾紛後，就打算辭職不幹了。他在回答鄧主任問話就說了：『——「那個痛快些，像目前這樣的半死不活，羊頭狗肉的革命，眞是耐不過。」』

『——「我最大的不滿意便是萬事都講策略。目前的革命的勝利只有軍事上的勝利，政治上是絲毫也沒有表現的。像我們政治部對於民衆發出了許多口號，但是一點也不能兌現。軍事上的勝利一半是得到民衆的幫助，但是對於民衆所切實地要求着的事情，我們萬事都講策略。我們對於舊時代的支配勢力太顧忌，太妥協了。結果是民衆受了欺騙，我們自己會轉化成舊勢力的繼任者，所謂革命只是一場騙局。」』（頁三九〇）

事實上，也的確就在革命的中途，已經險象環生，內部已經在漸漸地變質了。一批投機份子的新貴軍閥官僚政客們，看到革命軍的逐漸順利進展，於是，有的打着保境安民，有的掮着擁助革命等等的口實，或者易幟歸附或則個別地滲入革命的隊伍中來，想做起「革命官」來了。

當然，當時大革命的所以失敗，其原因不只是這幾點；但對於這些，化了極慘重的代價所得到的教訓，自然是值得珍視和記取的。而這些史蹟，郭先生恐怕是噙着眼淚來寫下的吧。如在郭先生於革命軍攻下武昌城後，巡視戰場後的一段追憶描寫，的確是極感沉痛的。『走到通湘門的時候，城門是開着的，城門外也還橫着好些屍首，有些是我們自己的人。我們冒着那濃烈的屍臭，在一些死屍間向這城門走去，在那城門洞下也橫陳着好幾個屍首，都是穿着革命軍的軍服的。屍首大都僵伏着，其中最把我打動了的，是靠着城門洞的左壁坐在地上的一個，兩手叉着，頭部是疊在胸上的。這些陣亡了的勇士不用說都是受了重傷，爬到了這城門洞口來暫時躲避敵人的彈雨的；但他們的傷害很重，就要乘着夜陰爬回自己的本營都不能夠辦到，便默默地在那兒餓死了。想到他們的激昂的疼痛，想到他們的絞心的憂慮，憂慮到自己的生死和留在故鄉的家族，禁不住有灼熱的眼淚在眼睛裏湧。但我那時候的感觸卻是沒有流於感傷；因爲我覺得他們的死是光榮的。他們的血是有代價的，……他們是死得其所的，是死而無憾。……但在七八年後的現在我寫到這兒，我對於當年的誇張的感想，是只能夠自己對着自己冷笑了。』（頁四〇九）

這些沉痛的回憶，在本書中會類類地牽觸到的。總之，這冊書較之第一卷「少年時代」在所包含的內容的社會意義上更有意義更重大的。關於其中還有其他許多和目前有關的資料，也是很值得珍視參考的，這裏不再一一詳舉了。

國際博覽會將在保國開幕

（塔斯社莫斯科電）保加利亞蘇聯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南斯拉夫，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以及一部分瑞典與瑞士等國的廠商，都將參加不久就要在保加利亞的普洛夫第夫開幕的國際博覽會。

蘇聯館，將佔地二千二百方公尺。蘇聯十五個出口貿易團，將在那兒展覽蘇聯製造品的樣品。

陳列在蘇聯館大門前的，是『ZIS一一〇』式『ZIS五一』式『莫斯克維奇』式的汽車，機器腳路車，電車，各種式樣的環帶曳引和輪盤曳引車，以及農業機器等。專門的陳列架上，將分別陳列農產品，木材業，木工業，及紡織業，瓷器業等等的出品。在蘇聯館中並將陳列電氣裝置工具機，電話電報及無線電裝設和印刷機。

今年四月間和六月間，蘇聯曾參加在波森（波蘭）和萊格勒布（南斯拉夫）兩地舉行的國際博覽會。兩三個星期內，有六十多萬人參加蘇聯館。

國際博覽會開幕還一天，維托元帥就去參觀蘇聯館，對蘇聯貨物特別讚美。來賓批評簿中，有好幾千人題過字，可舉出南斯拉夫參觀人的評語作爲代表，例如：『參觀蘇聯館的時候，我們都因那已達到高度發展水準的俄羅斯技術而感到驚奇。我們要作一切努力，趕快向這些成就看齊！』『我們在蘇聯館中所看到的一切，已對我們證明了：蘇聯政府已解決了一切社會問題。』

國際電影工作者會議　抨擊美片的壟斷

（塔斯社布拉格電）國際電影工作者代表會議，已在馬里陽斯克拉茲尼閉幕，開會時檢討若干問題後，曾通過決議譴責美國專家們向日內瓦聯合國機構經濟委員會所提出的建議，即：由出口影片應列入工業品一類。

義國代表稱：美方提出這個建議，著意要迫使義國影片無法輸出，因爲義國電影工業在經濟上是不能與美國電影工業競爭的。另外，美國片商已向義國各影片公司提出最後通牒，即：義國各影片公司如不肯讓步，美國就要停止以糧食運給義國了。義國代表，博得代表會議的全體參加者一致支持，力主召國代表們共同打擊美國想要殺歐洲若干國家中的電影工業而以美片泛濫歐洲銀幕的企圖。

文化短訊

★「大學」月刊第三四期（相當八九兩月份）出暑期合刊，定本月二十日出版。內容近二十萬字，包含文字二十餘篇。要目有「聞一多教授殉國一周年紀念特輯」，除選刊聞先生「匡齋講『詩』」外，有郭沫若、馬敍倫、夏康農分論聞氏治學爲人及社會價值之文字。學術論文有侯外廬之「漢代社會新論」，鄭振鐸之「保存古物議」，馬寅初之「對日貿易開放與損害賠償問題」，林布之「杜威教育思想的再認識」，周建人之「種族歧視與種族主義」，沈體蘭之「人權意義的演變」，賓符之「現代的印度局勢」，且遜之「金圓的陷阱」，並羅稷南戈寶權論文藝思想等文。

遊蘇日記

茅盾

「奧斯托洛夫斯基博物館」的第一室即爲奧氏生前口授作品之室，速記員即居於此；「從暴風雨中誕生的」，亦即在此室所作。此室所陳列者爲奧氏早年生活的圖片，遺物及文件，「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原稿印本等等。第二室所陳列者，表示了奧氏晚年的生活。他的著作的外國文譯本，亦陳列於此。第三室爲奧氏生前的臥室。床，傢俱，一切都照生前原樣擺着；床上尚有一長柄軟鏈，這是他自己搔背用的。第四室爲紀念他的東西，其中有一玻璃櫃，裝滿了此次大戰爭中前綫的士兵們寄來的奧氏作品的印本，都有彈痕，有血跡；寄這些寶貴的紀念品來的士兵，都是從斯大林格勒直攻到柏林，從頓河直攻到維斯圖拉河的；其中有一位寄了這些紀念品來的近衛軍的士官寫道：「這些書是和我們一同作戰的！」牆上大字，則爲羅曼·羅蘭寫給奧氏的信中的話：「你和你的偉大，自由，而奔放的人民是一體的。你溶化在他們之中，而他們亦溶化在你之一身。」

——續三十二——

曾昭掄先生實地考察紀錄

大涼山夷區考察記

在西南幾省流行着一句話：「打開萬石坪，世上無窮人」。「萬石坪」就在四川西康、雲南三省邊境的大涼山。大涼山是倮夷最大的聚居地區。歷來對這個區域，都有很多神話的傳說。原因就是很少人能夠跑進這「蠻荒」的地帶。名教授曾昭掄先生在民國卅年夏天，率領西南聯大川康科學考察團，[illegible]歸來寫成本書，[illegible]「打開萬石坪」[illegible]

【每冊一萬九千六百元】

楊鄧編·三萬元

中國近代史參考資料　第一集

上起鴉片戰爭，使中國開始走上半殖民地；百多年來的血淚故事，正穿織成一部中國近代史。而要了解中國近代史，只讀一兩本歷史書是不夠的，還得從中國及外國的許多著作，來幫助我們作更深的了解。本書第一集，把鴉片戰爭至八國聯軍之役止的中外重要文獻都搜羅在裏面了。

讀書出版社

上海四川北路五〇六弄一六七號

新書·新書

今日出版

備有目錄·函索即寄

外埠函購·另有優待

新木刻

第十三期

（週刊・每星期日出版）

藝術・技術及其他

安懷

在第七期本刊上，我曾寫過一篇「談新木刻與舊木刻」的文字，那是對徐蔚南先生的「木刻界的矛盾」的一點答覆。拙作刊出後不久，申報「春秋」上又有一位署名一凡先生的「門外談木刻」發表，他對於我的說法表示不能同意。在木刻藝術原不很爲外人（木刻界以外的人）注意的情形下，這現象倒是很可欣慰的。

讀了一凡先生的大作後，我很欽佩一凡先生對於我國舊木刻研究的深湛，他所指出的舊木刻方面的若干情形，我是不但接受而且表示感激的。不過拙作「談新木刻與舊木刻」，主要的是在說明舊木刻所以衰微沒落的客觀原因，而不是像徐先生所以爲舊木刻的衰落，現在提倡新木刻運動的人應負其責那樣。對於這一現實問題，一凡先生也並沒有給我們一個所以然的解答。

我自信我能心平氣和的接受人家正確的意見，但當我認爲不以爲然的時候，我也敢於不掩飾自己的淺薄表示自己的見解。因之，一凡先生大作裏所提到的某些說法，我也同樣有不能同意的地方。

第一，一凡先生一再的把技術與藝術混爲一談，我覺得這是不妥的，記得有人曾說過：「藝術是技術，但僅有技術不是藝術」。「藝術」兩個字，在今天已被廣泛的應用，如戰鬥的藝術，革命的藝術：：等等，但這裏有一個最基本的條件，就是具有創造性，因此，複製木刻的純刻工本身，是否應視爲藝術，我仍然懷疑。同時，一凡先生又提到藝術的「特徵」，這是一個很有意味的問題，任何一種藝術都應該有它本身獨有的特徵，如一幅水彩畫不能被模仿成一幅油畫，一幅創作木刻要是刻成一幅鋼筆畫那樣，那麼，我以爲那幅木刻，便不能稱爲上乘的作品；然則複製木刻既爲一幅繪畫的翻版，雖然它曾經過刀與木的刻作，而它所顯示的特徵，仍然是一幅繪畫的特徵，而不會產生木刻藝術應有的特徵，這種特徵的具有與否，亦爲藝術與技術重要區別之一。現在新木刻工作者們，所以沒有完全走了舊木刻的老路，而創作了與普通繪畫有顯明不同的木刻藝術，就爲了這個緣故——具有着創造性與某一藝術的特徵。

第二、一凡先生說：『接受西方木刻藝術的安懷先生，他或許「忘」了西方也有複刻的藝術的：……』這個我是不會忘記的，英國就確有不少複製的木刻；徐先生前次亦曾提到與這完全相同的問題：「蘇聯英法的木刻並不是張張都有什麼意識的」。這跟幽默大師林語堂的說法同出一氣，「外國也有臭虫」的說法，在我看來，實在覺得是非常奇怪的事，我們爲什麼不去研究複製與創作，有內容和缺乏內容，在我們今天是那個比較更爲重要的問題，而只反復提到「外國也有」來斷定現在我們的不對呢？我們總不會因爲米是稻桿上長成的，爲了吃飯而竟連穀殼和稻草一道嚥下肚皮裏去的吧？因之，接受西洋的文化也好，接受自己古有的文化也好，在接受之際加以揚棄，總是必需的吧。

第三，至於拙作中只提到「北平箋譜」，這裏除了承認自己對於舊木刻看到得太小之外，是因爲徐先生在「木刻界的矛盾」裏，曾再三的提到「北平箋譜」的緣故，自然還是太偏狹的。舊木刻也有自繪自刻的創作；這我是可以完全相信的，不過我沒有親見過，不知道那創作的木刻的藝術特徵如何？一般說來，舊木刻大多以複製爲主，而所完成的又以繪畫的特徵爲重，刻作只有作爲技術工具而被存在，並不是頂重要的東西。因爲這個緣故，新木刻與舊木刻便有了各自的天地，新木刻運動者不能從這方面吸取多量的滋養，是一件明白的事。再說舊木刻不全是山水，花鳥，魚虫，這我也是可以完全相信的，但是舊木刻未能跟着時代前進，保持其已往優良的風格，而自己失去了適鬥的發展天地（爲人民大衆的利益服務的天地），這是一個事實，也是值得我們惋惜和發憤的地方。假如新木刻今天是鑽的另一個「牛角尖」，那麼一凡先生的提示是有用的，但現在，新木刻已經走在「教人信奉神明」的前頭，沒有回頭去多兜一個圈子，倒少走了不少寃枉路。徐先生前次提到「半個魯迅」，這次一凡先生又提到「半個歐美」，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樣的一個稀奇古怪的數學方程式？最後，一凡先生說：「……今天許多爲馬・列路丟來一頂大帽子：「主義「說教」的木刻……」云云，謹代從事新木刻的同伴們原璧奉還。

納涼　永玉

刀餘漫筆二題

季植

一・木刻的流行

在各種造型藝術部門中，木刻在目下已「流行」到這樣的地步：單獨的木展而外，舉凡有關藝術的展覽會，即使主持者平時對木刻是心懷異見的人，也少不得要把木刻包括進去；至于木刻作者是否會拿作品去參加展出，卻又是另外一回事。

進步的刊物，自然是需要刊載木刻，官辦的刊物也一樣，而且更急于需要木刻，作者不給稿，可以擅便翻印，反正木刻家沒有權去控告那些偷印作品的出版家和編輯人，恰恰相反，這些出版家和編輯人卻更有權利去更改作品的標題和作者的名字。

眞正夠稱得上是「文化的使節」在出國的時候，自然要帶點木刻出去宣傳宣傳，而好像舉凡能夠獲得出國護照的文棍，也不能不徵集一批木刻帶出去，說是替木刻宣傳，爲木刻服務，而究其實，木刻倒做了他們的一部政治資本。

但無論怎樣，總是在替木刻服務，總是值得感謝，不過也應該讓我們知道：同是一樣的貨色，貼上了不同的商標，在不時忠實的顧主面前，總不免要另眼相看而已。爲了維持原來貨色的信譽，于是乎，牌子問題，仍然應該注意一下。

二・從「抓丁」，「抗糧」之類想到技巧

在木刻創作上，目前有這樣一種傾向，就是：碰到一種應時的題材，大家都一窩蜂的去刻劃它，『抓丁』，『抗糧』是最現實不過的，當它被一個人發現了的而當作創作的題材時，於是大家都去刻『抓丁』，『抗糧』，千篇一律，同出一轍。

有人一定要問！『抓丁』，『抗糧』這些不是目前最迫切的問題麼？作者集中了火力去表現它，難道還說不應該麼？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誰敢反對藝術家去表現現實的問題呢？可是我也得反問：當前最迫切的問題，除了『抓丁』，『抗糧』而外，難道就沒有別的了麼？藝術家的視野爲什麼不把它放得更廣闊一點呢？

問題倒不在於大家都片面的竭力去表現某些[illegible]方面的事物，問題是在於大家在表現同一類題材的時候，連表現的手法也不會設法去變化一下，一樣的構圖，一樣的姿態。

這樣，於是不能不令人懷疑到：這樣的作者，對於某一種題材的採取，是否眞的由於生活的感受，作者的創作意識，是否眞的和他所要表現的事實互相擁抱，滲透，溶化，和燃燒，甚至作者平時的社會是否曾經涉及到這些生活的範圍，他的創作動機，是否因這些不平凡的事實的感染，和同情的衝動而引起，都是大成問題。

[illegible]

憶　子頤

技法講座（十）

李樺

本來刻畫是自由的，可以依照自己的習慣進行，沒有嚴格的順序。但從一般說，可有兩個方法，一個是從局部逐漸擴展開去，一個是從全體逐漸收攏過來。前一個方法似乎很自然，很方便，所以許多人都是那樣刻的，但以我想，後一個方法是較能把握全局，很穩妥而能加強木刻的獨創性，我是主張這樣刻法的。

所謂從局部擴展開去的刻法，便是先刻主要的東西，如畫面有三個人，先刻那個最主要的人，而且一刻就把它完全（連綫條明暗）刻出來，再逐步擴展，刻次要的人，襯托出事物，最後是背景等。這樣刻法有一個很大的毛病，便是往往給不了全局，有時一部刻得很好，另一部便配不上；前景刻得很好，背景配不上；一部的調子弄太白了，其他的調子不能不臨時改變，致影響原來的計劃；或精力不足時，一部刻得很完整，別部便粗糙了。照這樣刻法，能夠使一幅畫非常有機而完整的完成，是要有相當經驗的技術修養的，不然多有顧此失彼的毛病。

所謂從全體逐漸收攏過來的刻法，便是把眼睛時常放在整個畫面上，從全體分步工作，也全體一起完成的方法。這個方法可使作者對整個畫面上的黑白，明暗，情調，刀法都能時常照顧到，使技術與藝術的表現成爲一個有機的組成。因此這個方法足以增強作者對畫面的控制。[illegible]這個方法可以分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刻去最白的部份（即光的部份），即全幅畫不論主要次要人物，或背景地子的最白部份，都很迅速地用大小圓刀先刻出來。這步工作就是先奠定了全畫黑白對比的基礎。

國外木刻名作介紹（一）

謎比翁 Campion 木刻：（「短歌」插圖）

[illegible]

路易士・拉比「短歌」插圖　謎比翁刻

美國對歐洲各國經濟援助的性質

亞方寧作

美國准許信用貸款援助歐洲經濟復興的條件，有非常之多的奇特性質，擁有大量剩餘物資的美國，對於這些物資的運用，有很重大的利害關係。經濟危機的臨頭威脅，正驅使美國走到這個方向。美國國務卿馬歇爾關於經濟援助歐洲的建議，其個中奧密就是這樣的。

站在美國方面，似乎下面這樣的事情，是完全可以辦到的：我們擁有過剩的資源，在某種範圍之內，講出你們的需要，我們就給與信用貸款，在戰爭中遭受最大痛苦的國家，首先給予援助。問題的這種提出法，證明對於經濟援助歐洲問題，完全是事務的，不近人情的處理。

然而，如所週知，關於馬歇爾認爲可能援助的歐洲國家的範圍，在本質上他是絲毫也沒有講出。甚至強調這種援助的運用，要遵照美國國會的決定。尤其是儘管援助條件的範圍沒有決定，可是，那些可能接受的條件，事先就有許多是決定了的。

當他們聲明必需在「聯合國機構的範圍之外」，設立由英法支配經濟援助的機構時，英法的當事人就把美國的帷幕揭開了。這種支配權的真義是：使這個機構中的英法代表得到統治權的，而這機構的活動所着眼的，首先就是他們的利益。

美國，以及追隨着她的英法，曾經大宣傳：美國的援助「無政治作用」，它也沒有對歐洲各國內部經濟生活干涉的意思。然而，要建立「專委員會」的英法計劃，却證明了所希望的經濟「援助」中，政治企圖佔着首要的地位。

美國參議員李維康布在他的無綫電廣播中就非常雄辯地講到此事：我們立刻貸以鉅大款項，以支持政府的這種「援助」。

在美國的實踐應用之中，這種「援助」的例子有不少可以告訴人們。在不久之前，當匈牙利的前總理，被抓住了叛國陰謀的罪證，而退職之後，美國就立刻停止支付信用貸款。那時美國的報紙寫道：美國信用貸款的此種政治調整，正適合「杜魯門主義」的立場。

美國報紙「紐約先鋒論壇報」斷言說，美國不僅爲歐洲國家的經濟困難不安，而且也爲歐洲所經受着的「政治緊張」不安。美國的獨佔資本家們，希望依據他們所決定的路綫來消撣這種「政治緊張」；他們同時利用經濟壓迫的手段，就是爲了這樣。

反映美國實業界意見的「紐約時報」，他直接使人懂得，貸款只有在保證「美國財政資本的特權」之下，才有可能批准。這些特權如何運用，在美國「援助」希臘的例子上就可以看出來。

所以，在美國報紙上所解釋的那種意義的馬歇爾計劃，決不能認爲是根據平等立場的經濟合作，而是美國的獨佔資本，在追求着一些有企圖的政治的及經濟的目的。

迫使歐洲國家具體戒心的所希望的美國「援助」，也有它的另外一面。關於復興德國經濟的說法，「紐約時報」把事情說成這樣：「德國經濟是復興歐洲的『鎖鑰』」，歐洲國家應當爲復興德國鋪設一條道路，而不向德國索取賠償，要犧牲她們來復興德國！

「紐約時報」指出說：「曾公開地暴露了美國計劃的另一面。」該報以下解釋說：「這就是說，歐洲國家也應當爲恢復政治及經濟信心以及對資本和勞動保證新刺激的心理，鋪設一條道路」。他（美國）應當停止對歐洲國家的政治及經濟生活的干涉，[illegible]。然而，簡直想不出更公開的了！美國所帶到歐洲去的那些計劃，其真實意義正就是這樣的。

在這種條件之下的經濟「援助」，很顯然是要壓制歐洲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的主權。

義國發展工業 美國的觀點不容許

鋼鐵業命運受威脅

義大利『薩拉加黨』（按即社會黨反共派組成的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義大利支部）代表，特雷美塞尼，是參加巴黎會議所設置的合作委員會中義國代表團團員，他曾以義國政府對於合作委員會所徵詢的『問題』的『解答』，帶到巴黎去。這些『解答』便是今後幾年內義大利經濟發展的一個綱領，那是根據七月二十五日舉行的各技術部會首長會議發佈的指示由『各部會再建設委員會』的官員們擬就的。

羅馬消息靈通人士強調指出：由於馬歇爾計劃，義大利鋼鐵工業的命運，已開始引起義國工商界人士嚴重的驚慌。這就說明了羅馬的『都靈郵報』，『世界報』以及反映金融與工業資本集團利益的其他若干報紙，爲什麼都異常注意義國政府對巴黎的徵詢『問題』的『解答』。

明明驚慌 不敢透露

不過，這些報紙，爲了政治上的考慮，都把他們表示驚慌的真正原因諱莫如深。原來這種驚慌，是由於盛傳：英法代表們，在巴黎與義國代表們舉行非正式會議時，提及美國的觀點，都反對發展義國工業潛力的計劃。

依照美國觀點，「各國的國民經濟，應由各該國的自然潛力決定其所處的地位。」

在羅馬和義國北方，有關人士都認爲這些言論就是一種勸誘，說那些依賴輸入外國原料的義國製造業的最重要部門，都不得予以發展。對美國觀點的這一種解釋，已由旅義的美國人士所證實，他們一貫地認定：凡缺乏本國的『自然基礎』，而依賴輸入原料與煤斤的這類工業，在歐洲各國中是『不可能』存在的。

強迫放棄若干產業

據消息靈通人士談，首先將利用這種『計劃』，來迫使義國不得不放棄那依賴北美煤斤的義國鋼鐵工業，也不得不放棄依賴輸入纖維的義國人造絲的生產，又不得不放棄造紙工業，以及大部分的機器製造工業，馬達製造工業和化學工業。作爲交換條件，義國在輕工業與五金工業和小型造船業方面，首先在罐頭，麵粉，酒精製造等等這些『義國特產』工業方面，可以享有『行動的自由』。

若干消息靈通人士指出：法國外交部全力支持美國對義國的這些建議。

義國商界人士認定：美英法三國商得協議的這種綱領，對義國工業具有一種致命的危險性，他們已經由工業家聯合會及『工業內建設研究所』出面請求政府防禦『外國干涉』。

在巴黎會議開始時曾擁護馬歇爾計劃的義國右翼報紙，近來開始表現袖噤謹慎與緘默，反映着義國工業家的不滿意，因爲他們已認清：與美國資本的利益直接相對抗，他們自己的利益就要受到嚴重損害了。（塔斯社羅馬十日電）

美國爲了獨佔 德國成了基地 法國做了犧牲

有理由的驚愕

『消息報』國際觀察家八月七日發表專文說：因所謂『馬歇爾計劃』而引起的問題，已使法國輿論界感到嚴重的驚愕。這種驚愕是很有理由的。

今天在法國，已沒有一個人再懷疑了：美國獨佔資本家們現在所關切的，只是一件事：復興德國西部的工業生產能力，對魯爾實行美國專一的控制，將德國西部變成美國在歐洲勢力的衛城。

美國打算藉金元與人事的管理來實現這一切，而犧牲法國的經濟利益。爲了要提高德國西部的煉鋼工業的產量，美國不僅需要魯爾的煤，而且還需要法國洛林的鐵礦砂。所以，爲了使德國西部[illegible]壓力，已對法國施行美國化，就要法國從緩發展本國的冶金業。

根據先前的言論來判斷，法國今後就會接到用法國本國的鐵礦砂煉成的金元的『援助』了。這一種前途，大概連經濟獨立性的面子都不會顧全了。

很應該的憂慮

法國輿論界對於法國今後安全問題表示憂慮，那是很應該的，因爲在法國的東鄰，把強大的德國工業潛力恢復起來，而無任何可靠的國際保障，實際上就要把法國人民努力所得的一切結果，完全化爲烏有了。

然而，美國恩主們，顯然雅不願注意一下法國社會人士的意見。他們且不要注意一下他們在法國的擁護者；只叫法國的擁護者担任一種適於丟臉的下賤的角色：要他們去蒙混法國人民，而在法國人民的背後來討價還價，犧牲法國的經濟利益與安全。

目前正在德國西部巡遊的美國陸軍長羅雅爾說：沒有什麼協定使美國受約束而應先與法國政府協商，然後才再就德國工業水準通過決定。這種談話，是擲在法國擁客們身上的又『一瓢熱油』。

打了一記巴掌

羅雅爾再度證實：美國認爲，在歐洲的首要任務，應該是復興德國工業生產能力，他指出：不公佈關於德國工業潛力增加的統計數字，決不是由於法國就這個問題提抗議出。法國大多數報紙，都認爲羅雅爾的談話，是向法國面孔上打了一記巴掌。

可是，法國反動報紙，在這樣的場合，竟仍然企圖蒙混法國輿論界。他們繼續在談論馬歇爾與羅雅爾意見不合，硬要使法國輿論界希望美國行將舉行的大選，對於德國問題等等必將發生影響云云。

然而，實際情形說明了：美國國務部的代表們與美國陸軍部的代表們，都是奉行着美國獨佔資本家的單一的意志。軍人特殊的地方，只是在於『大兵』的直爽，而外交官，却要用[illegible]言來僞裝：華盛頓美英會議中關於德國西部一切問題達成協議以後，還要與你法國協商呢。

觀察家在結語中寫道：巴黎會議後已過去的一個月，暴露出美國獨佔資本家們在法國的擁護者，企圖在法國推行反民族的政策，一場努力所得的代價，便是海外主子方面的鄙視態度而已。（塔斯社莫斯科八日電）

決意用國家主權去換取美元的那些國家將遭遇什麼樣的命運

眞理報『專文』

儒科夫作

出題徵答

儒科夫在八月十三日的『眞理報』上發表專文，論巴黎外交活動的頻繁，說：當美國駐英法大使及德境美國代表們，正與美國副國務卿克萊登商議的時候，在奧賽埠（巴黎中部）圓桌會議中，由十六個國家會議成立的許多委員會，小組會和專家委員會，正在檢討馬歇爾計劃。

所謂『歐洲經濟合作委員會』，正在擬具要向美國提出的最卑賤的報告書，報告那些參加巴黎會議的各國經濟情況。這個委員會，曾向十六個國家以及德國美英法各佔領區司令長官發出『徵求解答的問題』，已經接到各方的答案了。這些答案是保守秘密的，但是這些『徵求解答的問題』的性質，就已充分地表明了，希望美國予以財政援助的，決意用國家主權去換取美元的那些國家將遭遇什麼樣的命運。

喪失獨立

七月二日蘇法英三國外長會議席上，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就已表明：貝文與比杜爾的計劃，徒然會使歐洲各國變成半屬國，並且會爲了某些大國，而使歐洲各國喪失他們原先的經濟獨立性和民族獨立性。

事實表明了：局勢正是向着這一方向發展。『徵求解答的問題』的擬定，及其解答的準備，全部證實了蘇聯代表團在巴黎發出的警告的正確性。

儒科夫繼稱：讓我們回憶一下：在巴黎會議本身，有人努力採用這些『徵求解答的問題』的方式，卻沒有成功。當法國的代表在工作委員會中說有三百個問題要提出解答時，就引起了相當的惶惑：很顯著地實感到惶恐的組織者是在努力要侵入那些已同意參加實行馬歇爾計劃的各國的內政，並且努力要儘可能迅速地控制各「小國」的經濟。若干國家的代表們，表明了他們決不願意完全洩露各該國全國資源的一切情報，而得不到任何交換條件。他們着重說：組織者所要求的情報，是有關他們所代表的那些國家的工業上與經濟上的秘密潛力。

一種謀略

瑞典代表建議說向美國提出的這種報告，應該只限於參加會議的各國正在開發的那些資源，以及對於信用貸款與原料方面的要求。於是，會議的組織者就用一種策略陰謀手段，把『徵求解答』的微妙問題，交由『歐洲經濟合作委員會』去秘密決定。該委員會就通過了由執行委員會所交議的『徵求解答的問題』了。由我們只要把那些問題之中舉出的一些例子來看看，即：分析對復興工作所作的努力；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三年的全國計劃；食料和原料不足或多餘的數量之大小；關於工業裝置方面進口的需要與出口的可能性，等等。

儒科夫繼稱：換句話說，就是要求已經同意參加實行馬歇爾計劃的那些國家，就各該國的工業與金融潛力，國民經濟中的優點與弱點，及其計劃等項，提出一份完完全全的報告來。不難看出，所有這一切問題，跟接受歐洲各國所指望的美國的信用貸款一事簡直離開得很遠。而反過來說，歐洲各國的解答，却將以參貴情報供給美國獨佔資本家了，那些美國獨佔資本家們對於在這許多國家中佔強固地位極感興趣。

勒索情報

這樣抱着偏見的『徵求解答』，已經開始了。然而『歐洲經濟合作委員會』已經接獲這類統計資料了。參加會議的國家之中，有表現着明顯的敵視，有若干國家決定要手段，參加所提供的情報，如果不是不正確的，那麼至少也是不完全的情報，而在這些國家中，對於所造成的局勢的不滿情緒，日益強烈。就連像『義大利新聞報』這樣的右翼報紙，最近也說：『我們被邀到巴黎去，原來是爲的去給予，而不是去領取。』

同意參加巴黎會議的歐洲各國中感到極大的焦慮，因爲現在關於他們國內情形的完全情報已經落在會議組織者們的手中的時候，『歐洲經濟合作委員會』就要開始依照使美國合意的方式來改造他們的經濟了。

限制產業

儒科夫繼稱：尤其是在義大利，由於英法代表們在巴黎與義國代表作私人談話時表示英法反對發展義國工業的計劃，已引起『極大的焦慮』。而且，英法的代表們提起美國所抱觀點，即『在聯合國的歐洲，每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應由各該國天然的可能性來確定其所佔的地位』，而且『凡沒有必要的先決條件的那些工業企業』，[illegible]義國工業家們，當然很警惕，要求政府防禦『外國干涉』了。

清醒之時

儒科夫指出：據可靠消息，義國政府在對於『歐洲經濟合作委員會』所提『徵求解答』的問題的解答中，竭力用一切方式以指出，正是美國人要求的那些部門工業，有予以發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illegible]，表示不滿。那種解答，連部長會議都沒有加以討論。義國工業家協會也沒有接到通知。

儒科夫在結語中寫道：不久以前，同意參加巴黎會議的歐洲各國，會紛紛作歡天喜地的預言。他們會期望着一種泛濫的黃金的洪水，會突然流到歐洲來的。早熟的狂喜的時代已經完結。偉大的清醒的日子已經到來了。